

序若沫郭 著之敏焦

蘇德戰史



ПО ВРАЖЬЕЙ ЗЕМЛЕ,
ВПЕРЕД К ПОБЕДЕ

行印局書明光海上

焦敏之著

蘇德戰史

——蘇聯怎樣戰敗德國——

光明書局印行

一九四七年三月初版 · 一九五一年二月翻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光明書局發行

總店：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 電話九六四二〇

支店：廣州 漢民北路 · 成都 祠堂街

五版 5001—7000 冊

定價 10,000 元

著者第二版序言

我在這本書中所敘述的一切史實以及我對友邦蘇聯在偉大愛國戰爭中一切動態的描述，相信在今天還有再看它們的必要。我深深感覺到，在近代史上，蘇聯人民對德國法西斯主義所進行的愛國戰爭以及中國人民對蔣匪美帝所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是有着同等意義的劃時代的偉大事件，就是：蘇聯人民擊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法西斯德國，扭轉了世界史發展的行程，把全人類由死亡拯救了出來，重新引導到光明幸福的道路上，而中國人民則在中共和毛主席領導之下，在堅苦的戰爭三年中，擊敗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使我們國家從此走上民主、和平、繁榮、幸福的道路，協同蘇聯，東南歐新民主主義國家以及各國愛好和平自由的人民，保衛世界的和平。

1

中國人民完全消滅蔣匪美帝在中國的殘餘之後，以中蘇兩大國人民聯合的力量，必可對保證世界民主和平陣綫的勝利，世界史正常發展的進程有更大的貢獻。

我們剛才開始新民主中國的建設。在今後的建國途程上，必有許多困難要我們克服，我們應當研究和學習蘇聯建國的歷史，愛國戰爭的歷史，做為我們建國的榜樣。我嘗說，我們在工作中遇到困難的時候，最好是翻翻蘇聯建國的歷史，特別是像納粹攻蘇時的斯大林格勒大戰史，戰後新五年計劃建設史，必對我們有不少鼓勵。

我們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各項建設還在開始。我堅信我們中國人民在中共和毛主席領導之下，必可完成新中國的各項建設。我們中國人民有這種力量。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把蘇聯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力量綜合起來看，蘇聯人民的力量，比我們的力量還要大些，我們應該同蘇聯人民攜手，把中蘇兩國人民的力量結合在一起。因為如果單拿我們新中國人民的力量去同國內封建官僚買辦的殘餘力量鬭爭是足夠的，然同美英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鬭爭，則力量還是不夠。我們應當同蘇聯人民攜手，應該認蘇聯人民為我們的老大哥，緊緊地同蘇聯人民攜手或在老大哥的幫助之下建立我們的新中國。我們的聯合政府及其中央機構尚未建立，但我相信，新民主中國同社會主義蘇聯必將是天然的同盟國或友邦。

在另一方面，蘇聯人民也需要中國人民幫助。蘇聯已完全建設為社會主義國家，她正向共

產主義邁進。但世界上這種國家還祇有她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時刻想侵略她或消滅她。所以我們同情蘇聯，並從而援助蘇聯，是新民主中國人民的任務。蘇聯人民一向同情和向我們伸出援助的手來，我們也應當在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企圖攻蘇的時候，對蘇聯人民積極地加以援助。要知道，我們的命運應當是同蘇聯人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帝國主義痛恨蘇聯，同時也痛恨我們。中蘇應當是兩個患難與共，或共同甘苦的國家。

我覺得中國人民解放軍已取得的偉大勝利，已爲中蘇兩國人民的友好造成了一個良好的條件，我們今後在對外政策上努力的方向，應當是鞏固和發揚中蘇兩大國人民傳統的友誼，使中蘇兩大國人民的力量，在締造人類理想的幸福社會和與帝國主義反動份子作鬥爭中溶合爲一個力量。

每個真正的新民主主義者，不應該再對社會主義真誠的蘇聯善隣友好政策懷疑，更不應該反蘇新民主主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現階段的組成部分之一，任何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敵視或不信任，實質上是對自己國家的新民主主義的不忠實或不信任。我希望對蘇聯不甚瞭解或抱有成見的人們，從今好好研究研究蘇聯，改變自己的頭腦，放棄自己的成見。

我謹以上的話，獻給本書的讀者。

焦敏之

一九四九、七、九。

郭沫若先生序

人們的健忘性是可以令人驚愕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相隔僅僅二十幾年，更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便發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相隔還不到兩年，一些好戰的英雄們又在作第三次大戰的醞釀了。

第三次大戰將在誰與誰之間戰？

這已經是公認的預測，將在蘇聯與美國或英美之間，將在社會主義國與資本主義國之間。有人相信，這是一種不能避免的宿命。但在我們看來，實際的形勢並不嚴重到那樣。

首先是人類已經進化到了今天，不再那麼愚蠢了。人民是決不歡迎戰爭的，不僅蘇聯的人民不歡迎，就是英美及其它任何國家的人民都不歡迎。

人民非到自己的生存受到極嚴重的威脅，他是決不輕易容許戰爭的狀態存在的。

今天，英美的人民受着蘇聯的嚴重威脅嗎？蘇聯的人民受着英美的嚴重威脅嗎？

在我們看來，這樣彼此間的威脅根本就不存在，還忙說到嚴重不嚴重。

蘇聯的建國原則，根本在和平建設。她要使她社會化了的生產更加提高起來，讓人民享受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地步。蘇聯根本是脫離了人剝削人的那種制度的國家。

人剝削人的對外發展，那就是找尋殖民地，就是侵略。對內雖是資本家剝削工農大眾，對外便是富有民族剝削落後民族。蘇聯根本沒有這樣的必要。

但她爲什麼要有那樣強大的軍隊？

那是保衛和平建設的武力。她一個單獨的社會主義國家，處在敵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爲了保障自己的建國原則，她不能不有那樣的武力。

那武力之所以強大，主要的原因就在它是保衛人民的利益，它是人民的武力。假使一旦這武力要用於侵略，那是違反人民的利益，它可以立刻地失掉人民的支持，而喪失它的強大。

蘇聯是決不會先發制人而從事侵略性的戰爭的，這個我們可以斷言。她現在已經到了可以充分地自給自足的地步，無所仰求於英美。而英美呢？要想到蘇聯那樣的國家去殖民，當然也不好作那樣的夢想了。

威脅並不存在於英與蘇聯之間，威脅倒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間，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彼此之間，存在於英與美之間。

今天是美國資本主義登峯造極的時期，爲要保障她的資本主義的繁榮，或預備週期的經濟恐慌的來襲，她不能不企圖獨佔世界市場。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也就不能不在全世界擴充軍事基地，並保持雄厚的軍事力量。

故在世界上還有可供開拓的殖民地，或可供蠶食的較弱的資本主義國的市場存在，美國尙無必要一定要和蘇聯作正面衝突。

今天美蘇之間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其實那只是好戰者所施放的烟幕。爲了要侵略別人的殖民地或干犯別人的主權，而藉口說「我要替你防盜。」

斯達林元帥在最近答覆英國記者的話說得好：「應該把現在進行着的關於「新戰爭」的叫囂，和目下並不存在的「新戰爭」會實際發生的危險，加以嚴格的區別。」

美蘇之間的第三次大戰的叫囂是烟幕，那種戰爭在實際上要發生的危險是並不存在的。然而今天在世界上的確還有戰爭。那是資本主義與殖民地之戰爭，即使有的是採取着內

戰的形式，但也掩不過它的本質，這主要是由英美所引起來的，與蘇聯無關。

蘇聯決不歡迎戰爭，但也不畏懼戰爭。世界如果得到明智的指導，循着不流血的途徑而達到理想的最高發展階段，蘇聯一定是歡迎的。但假如這條路一定要用別種的方式來走，她根據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她也堅決地相信她必然要得到最後的勝利的。

最後的勝利屬於人民，屬於以人民利益為利益的國度。人民的利益是超越了國界的。自來的歷史發展都在替我們證明着這個事實。最近的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替我們證明得鮮明。

當一九四一年六月岸德國挾其席捲了十六個國家的戰勝的威力，背信棄義，向蘇聯發動了閃擊戰，長驅直入，公然打到了莫斯科的大門。

那時候同情蘇聯的人，不是天天都在替蘇聯擔心，幸災樂禍的人們，不也是每天清早都在等候着莫斯科陷落的消息嗎？然而莫斯科始終沒有陷落，而德寇終竟被打回去了。

在一九四二與四三年，德寇攻到了斯達林格勒時不也又激起了同樣的情緒嗎？斯達林格勒成爲了全世界的心臟，它的形勢的一張一弛便全人類的脈搏一起一落。自然也有幸災樂禍的人們認爲斯達林格勒一定會陷落了。然而斯達林格勒始終沒有陷落，而德寇終竟被打回去。

了。

這記憶應該還是新鮮的吧？我們爲什麼那樣關心莫斯科和斯達林格勒？這不純粹是由於對蘇聯的同情，而是關切着人類的運命，也就是各個人自己的運命。

蘇聯如果把納粹德國抵擋不住，全人類便要受法西斯的奴役，整個的人類文化會被和盤推翻，希特勒的魔力真會把歷史發展的進向掉轉一個箭頭了。

然而蘇聯把德寇擋住了。蘇聯人民不僅從危殆中救起了自己的祖國，也從危殆中救起了整個的人類。我們請回憶一下吧；只要自己不是法西斯蒂，在蘇聯打了勝仗的當時，我們大家不是都由衷地表示過慶賀嗎？

然而我們真是健忘得可觀。這些往事相隔還不過三兩年，而我們差不多完全忘在腦後了。我們受着一些好戰者的煙幕式的宣傳，把三兩年前對於蘇聯的讚揚，一變而爲恐怖或忌憚。這實在是值得驚異的事。

爲了醫治我們的健忘症，我樂於推薦焦敏之先生的這部蘇德戰史。我們請把往事溫習一下吧。看看蘇聯在這次大戰中作了多大的貢獻。

最要緊的還應該看取蘇聯究竟是怎樣性質的國家，蘇聯在這次大戰中究竟是以什麼決定的因素獲得了勝利。

蘇聯的紅軍紅海軍乃至空軍，毫無疑問是無比的強大，但這強大的原因是從那裏來？有良好的訓練，有精進的技術，有卓越的領導者，這些固然是沒有問題的。

最大原因是在於人民的解放，是在於人民成爲了真正的國家的主人。國家的一切是人民的一切。因而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勝利也就是人民的勝利。這便是我們中國古代哲人所說的『王者之師，天下無敵。』

蘇聯是人民的國度。假使我們爲便宜起見，承認古代的『王道』這個名詞，這是與『霸道』爲對的以人民爲本位的政治或文化，那嗎蘇聯這樣實現了經濟民主，因而也就實現了真正的政治民主的國家，倒實實在在是奉行着『王道』的。

只有在『王道』之下全世界的人民才可以合流，全世界才可以進化到大同的境地。但這是歷史的必然，『霸道』必然滅亡，『王道』必然勝利。

勝利永遠是屬於人民的。

自序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過年餘，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各國反動份子，又在陰謀計劃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是何等違反二次世界大戰中民主國家的作戰目的和全世界人民公意的一種謬誤的計劃和行爲？！

數年前，當德國法西斯軍隊滅亡歐洲十六國，打到北非，動搖了整個近東及中東，納粹在大西洋上的空軍潛艇衝到美國本土的邊緣，而東方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大半個中國，整個安南，暹羅，緬甸，鯨吞了太平洋上大大小小的島嶼而把他的鐵掌也伸向美國的時候，羅斯福領導下的美國，是怎樣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託在偉大盟邦蘇聯的身上？世界其它各國的人民也是如此，中國人民更掬誠殷望蘇聯的勝利。美國的命運，中國的命運，全球每一角隅的命運，均由蘇聯對希特勒德國的抗戰決定。

那時是全世界謳歌蘇聯，同情蘇聯，援助蘇聯。

蘇聯人民沒有辜負我們的企望，蘇聯人民把我們從德日法西斯主義死亡的威脅下解放了出來。

但希特勒德國和東方法西斯日本剛才倒下，華盛頓、紐約、倫敦以及我們中國的少數頑固反動份子，便完全忘記了蘇聯人民解放全人類，而首先是解放美國和中國的功勞，企圖對苦戰四年的蘇聯發動一類假希特勒進攻蘇聯的十字軍遠征，這是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人絕對不贊成的，反對的。

我們不能對蘇聯以怨報德，我們不願被英美以及中國少數反動份子驅策着反蘇。顯而易見，中國人民是記得友邦蘇聯對我們的恩情的，是不會把朋友當作敵人的。我們沒有理由對一個朋友作戰，我們人民祇覺得對友邦蘇聯的援助報答的太不夠。

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高目標，按羅斯福總統向全世界人民宣告的，是為爭取四大自由，是要世界各國都變成民主、自由、獨立解放的國家。在未來的世界中，不許有法西斯存在，不許有帝國主義者存在，不許有反動的封建軍閥和出賣民族利益的屬賊存在。大西洋憲章也是這樣來規定反侵略戰爭的作戰目標。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政府在歷屆國際會議上莊嚴地宣誓的，要之也不外上述的神聖的諾言。中國政府歷次向全國人民及全世界人民宣佈取消黨治，實行民主憲政，更鄭重地說中國與蘇聯必須友好，決不對其它帝國主義訂立喪權辱國的條約。特別是去年政協會議前蔣主席對全國人民的四大諾言，至今瀋墨未乾，每個人都記得清清楚楚的。

根據政府對國內的以及對國際方面的這一切神聖的諾言，我們覺得現在擺在我國人民面前的任務，不是反蘇，而是如何腳踏實地地履行對盟邦蘇聯的義務？如何以國內的民主和平解放人民？如何以與友邦蘇聯的親善而報答蘇聯？如何對友邦美國和蘇聯一樣的公平待遇？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蘇兩國都是援助我們爭取勝利的國家，而且可以說蘇聯遠征軍對日寇『關東軍』的打擊，更十倍於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原子彈，我們有什麼理由反對蘇聯呢？不決不愛好和平自由的中國人民祇懂得『以德報德』，不懂得『以怨報德』。我們祇覺得我們對友邦蘇聯好像有一筆恩情義債似的，我們很慚愧在我們國土以內還有些毫不知趣的『反蘇』份子。

英國的邱吉爾，美國的范登堡以及我國的一些法西斯派恐嚇人民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蘇聯已代替了東方昔日的日本，共產主義的蘇俄，比法西斯主義的日本更為危險。其實這是侮罵，這是比納粹宣傳家更惡毒的誹謗。

第一，蘇聯紅軍爲我們解放了東北，但東北並沒有蘇聯的駐軍。蘇軍曾到過北平城下，但北平市上祇看到美軍的橫行，沒有一個蘇聯的軍隊。蘇聯是日本嗎？這是不着著者多廢紙墨的。但美國怎樣呢？美國趁蘇聯對德慶職的關係，在全世界搶佔了無數領土和軍事根據地。軍事政治的實力，擴張到全世界：歐洲，近東，中東，印度，緬甸，中國，日本，朝鮮，澳洲，北非，加拿大，太平洋，大西洋各島。美國海軍助理祕書S·亨斯爾（Hensel）在日寇投降後聲稱：由一九四〇年起，美國建立軍事根據地四三四個，在太平洋一〇五個，在近東及印度十一個。大西洋上一共有二八八個軍事根據地：十八個在北大西洋；六七個在巴拿馬灣及卡里賓（Caribbean）；二十五個在南大西洋；五十五個在北非及地中海；六十五個在英法德今天的情形，同一年以前差不多了。

第二，這就是反動派一向振振有詞地指斥的共產主義。蘇聯是一主張共產的國家，這是誰都知道的。但蘇聯的共產主義，是在蘇聯境內實行，是蘇聯人民自己的事。我們沒有權干涉蘇聯